



重量级剩女的追爱瘦身记

减肥的意义

JIANFEIDEYIYI

浪漫爱情离肥胖人士的距离有多远？
神哪，请让天下有《肥》人终成眷属吧！

陆天玉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重量级剩女的追爱瘦身记

减肥的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减肥的意义 / 陆天玉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5104-0823-6

I. ①减…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0999号

减肥的意义

作 者: 陆天玉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白咏明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80千字 印张: 14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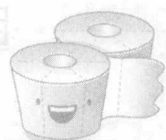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04-0823-6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序幕

男生着急了：“你不信，我，我给你看照片！”
女生也着急了，开始翻行李：“我也有照片的！”

100

500

250

343

550

140

290

311

155

140

161

175

191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Chapter 5

Chapter 6

Chapter 7

Chapter 8

Chapter 9

Chapter 10

Chapter 11

Chapter 12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Chapter 5

Chapter 6

Chapter 7

Chapter 8

Chapter 9

Chapter 10

Chapter 11

Chapter 12

目录

contents

	序幕	001
Chapter 1	婚礼，不是开始	002
Chapter 2	生日快乐	026
Chapter 3	我要减肥	047
Chapter 4	驾校风云	063
Chapter 5	突如其来的爱情	094
Chapter 6	暗流涌动	096
Chapter 7	无心插柳	116
Chapter 8	细细的红线	133
Chapter 9	浮出水面	149
Chapter 10	回归	161
Chapter 11	向前走	176
Chapter 12	轻盈地浮出	191

序幕

巧遇

等待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尤其是一个人在机场，等待那架晚点的飞机的时候。已经是初春，天气依然冷得让人哆嗦。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或者叫他男生吧，现代人普遍不愿意长大，他拿着一本英文时尚杂志，一边翻着一边打了个哈欠。在他不远处，坐着一个打扮入时的女生，二十好几的女生，正拿着手机在和她的朋友聊着什么，已经聊了大半个钟头，终于她的朋友扛不住，率先挂断了电话。女生伸了个懒腰，站起来，想去拿本时尚杂志，奋力到快走光还是没有够到，身旁的男人很绅士地把杂志递给了她。女生笑了一下，说了一声谢谢，于是两个人开始攀谈起来。

杂志上有个专题，说的是减肥，他们俩的话题从减肥开始。

“真的，真的很有效的！我有个朋友，听说原来胖得走路都成问题，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减下来了！就是去抽脂嘛！”

“怎么可能嘛！一下子瘦下来，那皮肤不是都要像沙皮狗一样起皱啊？我那个朋友，她是花了两三年时间，从两百斤慢慢才瘦下来的，你别说，一点都看不出来她原来有两百斤。”

“那她现在多少斤啊？”

“和你差不了多少吧。”

“太夸张了！从两百斤瘦到九十斤！骗人！”

“真的，我朋友真的从……”

“我不相信！我那个抽脂的朋友也不过从一百八瘦到九十八斤。”

男生着急了：“你不信，我，我给你看照片！”

女生也着急了，开始翻行李：“我也有照片的！”

女生手快，一下子就翻出照片说了起来。故事要从三年前说起。

Chapter 1

1 婚礼，不是开始

在一个人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通常生日的前后几天，有时候是长达几星期，会因为过分关注自己而或欣喜或懊恼，这一切在别人看来则显得尤为焦躁。这个跨度的长短通常可以测试这个人的自恋水准。因而，每当生日即将来临前的那几个夜晚，朱莫非常容易生气。

在别人看来，朱莫绝对是个喜剧，而朱莫自己来看呢，无疑是个悲剧。随着春花秋月不时了，年龄与体重逐渐变成了朱莫敏感而羞于提及的秘密。生日的逼近，将这些平时小心翼翼藏着掖着的苦恼推到了台前，经不起阳光底下的一晒。

尤其是最近，好几次她都梦见儿时的自己，趴在母亲的缝纫机旁边，看着一件件好看的衣服从母亲手下诞生。

“妹妹快来，快来穿穿看。”母亲剪断了最后一个线头，像变戏法一样举着一条裙子，让朱莫来试穿。

那时候的母亲好年轻，身上总是有一股好闻的香皂的味道。她的手很巧，做衣服多出来的零碎衣料在她的巧手下，变出了朱莫童年一身身的新衣。这些衣服不仅色彩鲜艳，还有时髦的款式，蝴蝶结，公主袖，这让朱莫在八十年代初的小伙伴里出尽风头。

朱莫接过母亲手中的新衣，大气都不敢出，专心欣赏着上面精致的花纹，耳边响起类似于天鹅湖的华美音乐。刚把衣服穿上身，忽然间音乐停止了，花纹萎败了，变成了一条条虫，顷刻就在衣服上蛀满黑洞，任凭她怎么驱赶，这些虫就是徘徊不去。而穿着新衣的自己则像吹了气球一样地被吹肥吹大，直至把衣服撑满撑破。

于是，她在绝望中睁开了眼睛。

噢，蝴蝶结、公主袖消失了，母亲亲手缝制的新衣变成了商场中千篇一律打折的特特大号衣服，天鹅湖音乐改朝换代变成了更为庄严肃穆的音乐，童年小小头顶顶着的那方艳丽的太阳，此刻仅仅聚焦成一束柔光打在自己身上。等等，为什么这音乐听着异常耳熟？

朱莫感到有几百双眼睛正射向自己，那感觉就像是一头小牛误闯了斗牛场。

天哪！朱莫一下子清醒过来，这不是婚礼进行曲是什么？一瞬间，倒翻的奶茶弄脏的礼服，下班时间冷不丁杀出来的“紧急”会议，试穿“XXXL”号时因为撑破而被迫买下的新衣……所有现实世界的辛苦与无奈，全部都回到了朱莫的脑海里。

在众目睽睽之下，朱莫身上穿着的是那件被同事泼翻了奶茶的脏衣服，用那件臀部线脚全线绷开的新礼服掩护着，假装镇定地挪开钉在红地毯上的双脚，融入到其他宾客间，微笑着，拍着手，看着新郎挽着新娘迈向幸福的神坛……

新郎在成为“新郎”之前叫鲍统德（当然，大家都明白，这并不代表婚礼之后他就会改名叫做鲍统一），新郎的身高与体重都是180，是某外企的硬件工程师，平时给人感觉胖乎乎很稳重的样子，此刻披上新郎装，显得异乎寻常的英姿勃发。

虽然工程师收入不菲，但是鲍统德求财若渴，业余时间全部泡在他的淘宝网店上卖东西。由于精通硬件，当买家想修理电脑或者给电脑升级时，鲍统德总能给他们介绍到最适合他们的产品，为此他很快就成了五钻级的卖家。

朱莫就是因为买了他的刻录光驱才认识他的。在交易的时候，当鲍老板得知买家朱莫就居住在自己家附近时，为了省掉五块钱的快递费，鲍老板亲力亲为，骑上一刻钟的老坦克自行车，为朱莫送货上门。

当朱莫开门的时候，看到鲍老板披着一件十年前盛行的老头衫站在门口，满头大汗且气喘吁吁。朱莫心里嘀咕，今天这个快递的块头还真大。

那年年方二十五的朱莫，自有一股超乎寻常的沉着，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注，要大大超过对于自己体重的注意。因为她确信，世界上至少会有那么一个人，他会超越地球引力，与她产生万有引力。为此她打造了一个如此美丽如同仙境般的内心世界，等待着他的闯入。

当鲍老板开门见山自我介绍的时候，可把朱莫吓坏了。原来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只重视内心而视外表如粪土的奇人，顿时惺惺相惜，便奉上了水果、咖啡加以款待。鲍老板来者不拒，一一笑纳，显然是个性情中人。

闲谈几句，发现朱莫是个不折不扣的电脑白痴时，鲍老板自告奋勇拿出了工具，问：“要帮你装上去吗？”

“要的，要的。”

鲍老板眼明手快，才两分钟就把旧的光驱拆下来，把新的光驱装上，整个

过程行云流水，看得朱莫如痴如醉。

“四百零五块，谢谢。”鲍老板公私分明。

看到朱莫愣在那里，以为是对价钱有所异议，鲍老板便主动报价：“刻录光驱三百八十五，安装费二十块钱，总共是四百零五块。”

“那个……”朱莫嗫嚅着。

“对不起！”鲍老板镇定自若，铁面无私地说道，“我一直不讲价的。”

这让朱莫对他的感情又上升到了新的台阶：他说话时的态度好正经啊……

付完钱，鲍老板用不经意的口气随口问了一句：“这个旧的光驱你还要吗？”

朱莫条件反射似的：“要的，要的。”当看到鲍老板期许的眼神骤然黯淡下来，朱莫意识到自己说错了，急忙摇头，“不要，不要了。”

于是鲍老板扛着四百零五块现金和朱莫的旧光驱，哼哧哼哧地骑着老坦克走了。打那以后，朱莫的电脑不时就有状况发生，很快就换主板换硬盘，与鲍老板的感情升华到了一同吃饭的程度。

可是没想到现在，他竟然成了别人的新郎。而促成他们在一起的，竟然就是自己！想到这里，朱莫就一阵心痛。

在朱莫和鲍老板快要进展到微妙阶段的某一天，久未联系的小学同学于倩忽然打来电话，哭哭啼啼地抱怨天下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抱怨付出的努力与得到的薪水不成比例，抱怨卖东西的专柜小姐都狗眼看人低等等。朱莫很好心地听她一顿抱怨之后，于倩依旧长吁短叹，抱怨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朱莫便很好地把于倩请到了家里，请她一起分享炖了一整个下午的牛肉蔬果汤。正当两个人坐定准备开吃时，鲍老板突然过来敲门，原来是移动硬盘到货了。因为知道朱莫周末肯定在家，所以他电话都没舍得打，就直接送货上门了。

没想到连朱莫都有访客，无论是鲍老板还是于倩两个人都非常讶异，倒是朱莫很坦然地帮两人作了介绍，还顺路很自然地将双方猛夸了一顿。待到三人边吃边聊兴致渐起，出于东道主的好心，朱莫又出去买了几个菜，添了两次啤酒。等到她回来，于倩早就连朱莫是谁都不知道了，对着鲍老板猛抛媚眼。于是，两条杂乱、永无交集的线条，就这么硬生生地，因为朱莫的关系，被绕在了一起。

看着台上灯光下美丽的于倩和帅气的鲍老板，朱莫只能恨自己命运不济。早知道应该在家备足啤酒和各色零食小吃。显然这是命运对自己的惩罚。

朱莫一边陶醉在自己悲惨的往事中无法自拔，一边以尽可能不引人注目的

方式拨开层层人群找到自己座位，一边还要攥着新买的脱线礼服掩盖邋遢的奶茶渍，同时还要保持身体的平衡，难度可想而知。

一套杯具就是这样诞生的：

两个忘情的宾客显然光顾着自己坐得舒坦，于是宽敞的过道对于朱莫的身材来说局促起来。她敲了敲凳子想让坐着的大叔让一下，偏巧司仪在这个时候说了个笑话，大叔听得着了迷。朱莫去找另一侧坐着的大伯，那个大伯正与他旁边的女士有说有笑，根本就不睬她。

朱莫豁出去了，心下一横，决定横穿。眼看着就要顺利穿过去了，不料左边的大叔一挪椅子，椅背竟然长出了一道恶心的弧度，硬生生就把朱莫毫不低调的臀部给挡了。发现前进遇阻，朱莫只能往后退，不料证婚人竟然就站在那里等着上台发言，灯光已经打到了证婚人身上，无数人的目光看向这里。那个大叔发现朱莫被卡住了，忽然一挪凳子，朱莫没有防备突然感到受力不稳，于是四仰八叉摔了个仰面朝天，手中脱线的礼服也变戏法似的飞了出去，不偏不倚飞到了司仪的脚边。

人群沉默了两秒。

接着，爆发了一阵掀翻天花板的笑声。隔壁的服务员还专门跑过来想看个热闹。这简直成了这场婚礼最大的亮点，以至于很多年以后大家每每回忆起这场婚礼，首先想到的竟然是这一幕。

终于有个人把朱莫扶了起来。

惊魂未定的朱莫刚刚站定，她纯白色礼服上深褐色笑脸图案的奶茶渍引发了人潮的第二次爆笑。

当司仪好心地把礼服还给朱莫，披到她肩上，那身可疑的破烂礼服，引起了人群的第三次爆笑。

朱莫唯一能做的只是接过礼服，用手遮住奶茶渍，并且勇敢地站在原处，接受着来自众人的嘲笑。

骚动之后，一切终于还是回到了轨道上。证婚人贺词，交换婚戒，倒香槟，切蛋糕，一样都不少。当煽情的音乐响起，新郎在众人的起哄下吻着新娘时，朱莫早已经物我两忘，被他们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

Chapter 1

2 王老吉

为了由衷地表达对于新人的祝福，开席后朱莫胃口大开。随着胃口的打开，心情也开始变得大好，甚至多喝了两杯醇美的红葡萄酒。

几杯小酒下肚，心情也愈加开朗，仿佛装得下整个世界，周围的男男女女，也渐渐走进了朱莫的视野：今天的伴娘笑起来非常甜（为什么于倩没有邀请自己做伴娘！！），站在高大的新郎旁边的伴郎显得多少有点“娘”，证婚人老先生长了一个和刘德华一样的鹰钩鼻，怀抱婴儿的女士长着一张标准的中学语文老师脸，她旁边坐着的男士侧面长得很像小学的班长王鸿。

如果说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风光得意的时代，那么，朱莫的鼎盛时期无疑是在小学。那时候，朱莫是班级的副班长，班长是个叫做王鸿的高个男生。每次学校班级有什么活动，都是王鸿与朱莫搭档组织或者主持；每次考试的结果都是他们两个人轮流抢着第一名的宝座。提及王鸿，人们自然会想到朱莫；提到朱莫，人们又自然会问及王鸿。虽然没有人正式册封两人为“金童”“玉女”，不过也是差不离了。

久而久之，朱莫自己也想当然地把自己和王鸿想到了一起。那时候，关于黄飞鸿的电影电视正当红，同学们私下把喜欢耍两下威风的王鸿叫做“黄飞鸿”，朱莫则羞羞答答地在自己梦里，期许自己就是他的“十三姨”。这个心愿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增加了一百斤的体重之后，便再也不好意思向外人提及。

就在朱莫沉浸在十三姨的梦想中时，“黄飞鸿”不知何时走到了附近，在朱莫对面站定，与朱莫一桌四十五度角的男生说着话。朱莫几乎不敢抬头与他的目光对视，心跳加速，脸红到了耳根——对，就是他，王鸿！

想到自己在今天的婚礼中丢尽了颜面，朱莫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但另一方面，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王鸿丝毫没有要认出自己的意思，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不免有点小失望。

正当这时，一声尖锐而嘹亮的叫声响起，就像粉笔在黑板上划出一道触目惊心的痕迹，让朱莫不得不面对现实：“朱——莫——”

小松鼠摇着一个手机，跑到朱莫面前晃动着，手机上花花绿绿的手机链连

着上面几把钥匙，发出清脆的声音：“可把你找到了！喏！”

小松鼠是朱莫的同事，英文名叫什么卢卡。在朱莫的公司，人人都用英文名称呼彼此。除了扫厕所的阿姨，每个人都有一串英文名。忙碌的时候，只听到“啊！菠萝”、“安娜”、“册那”地乱叫着。人人戴着英文名做的面具，假模假式、小心翼翼地扮着所谓摩登时代的“专业人士”。

是朱莫将小松鼠从她“卢卡”或者“卢拉拉”之类的名字中解放了出来。虽然朱莫是她那堆狐朋狗友的心灵按摩师，但是每当朱莫低落的时候，是卢卡毫不犹豫地给她当头一棒将她敲醒，就像是一只刻薄的小松鼠，为了打开松果而用力一凿。虽然当时疼了点，但对朱莫来说，却是百发百中，绝对有效。作为回报，在赶不上末班车、与男友吵架出走的时候，小松鼠也会到朱莫家的小仓库避避难。

“……还好我在你手机里面翻啊翻，翻到了写着酒店地址的消息，失物招领还送货上门，我容易嘛我！要不是怕你没钥匙进不了门，我才不会跑那么大老远给你送过来！下次——”

大概是小松鼠的声音很大，正在说着话的王鸿往朱莫的方向看了一眼，朱莫赶紧把头低下。

看到朱莫把头埋着，小松鼠把朱莫的头拔出来，摆好造型，继续以更大的声音说道：“喂，朱莫，你听到我——”

朱莫一脸羞愧地对小松鼠做了个“嘘”的动作。再一瞟，不知何时王鸿已经转身离开——黄飞鸿果然是好身手！

“刚才那个走过去的，是我小学同学！”朱莫正在向小松鼠解释，突然肩膀被人一拍。

“同学！”那个之前正在和王鸿对话的男生已经走到了朱莫身后，一脸兴奋的样子。

朱莫大脑一片茫然，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个男生：瘦长的身形，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牙齿很白，笑的样子夸张到有点滑稽，不过细看之下还不算太难看，但是怎么看那张脸都写着三个字：不——认——识——

“同学，你认错人了！”朱莫斩钉截铁地宣布。

“我，王尧吉啊！”此男指着自己，很无辜地看着朱莫。

“就算你说你是王老吉我也不认识你！”朱莫也很不客气。

“我真的是王老吉！”这个男人大概脑子坏掉了，开始当众宣布他就是王

老吉了，“我们小时候是同学，你们老是把中间这个尧念成老的！”

“王老吉？你怎么不说你是乐百氏啊？！”

“王鸿是班长，你是副班长啊！当时我就坐在你后面，插班到你们班级借读过一个学期的！当时我跳级……”

“啊，你就是神童王老吉啊？”朱莫恍然大悟。

“对对，就是我。”王老吉兴奋的是同学终于得以相认，不好意思的是一把岁数了，名字前还有一个定语“神童”。

就是这个“神童”，轻轻松松地把朱莫和王鸿从第一名的宝座上赶了下去。不但如此……

“我想起来了，就是你，手工课也不认真听讲，还剪掉了我的一个辫子！”朱莫笑了起来，一下子觉得童年的一切历历在目。

朱莫当然记得这个“王老吉”，也记得那个可怕的中午。她二十七岁人生的转折与断裂，就是从那个中午开始的。

那天被剪掉了一个辫子之后，散着一头乱发，朱莫忐忑不安地跑回了家。一路上无数人盯着她看。一口气跑回家时，距离平时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稍微早了点。朱莫隔着门缝往里面张望，看到母亲孙巧鹃正操起一把剪刀，费力地将一件刚做好的衣服剪碎。那件天蓝色的格子衬衫，瞬间就变成了无数碎片。那一瞬间，朱莫害怕极了，她感到好似有一张天罗地网，正向自己撒下来。她只有逃跑，一路奔跑，跑回学校。

下午的课上，当被老师抽到问题的时候，朱莫第一次现出了呆若木鸡的神情。再以后，朱莫开始莫名其妙地呕吐，发烧，接受了无数白大褂医生的检查，终于躺在病床上，继续胡思乱想……

“你说是不是？”王老吉突然问道。

朱莫一回神，只听到半句句子，脸上再度现出那种呆若木鸡的神情。

小松鼠无奈地看了王老吉一眼，快速向朱莫解释：“他说你们班长王鸿快要当爸爸了……”

“哦，恭喜恭喜。”朱莫装作漫不经心地敷衍着。大概是酒劲上来了，朱莫继续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着。

王老吉笑着看着朱莫，想起辫子事件发生后的那个下午，当被老师问及的时候，朱莫并没有像一般的小女生一样，哭哭啼啼地马上向老师告密打小报告，这一点，让王老吉对朱莫刮目相看。

以他早慧的心灵，他明显感觉到那背后可能藏着什么秘密。然而不等他有所发现，不久之后，朱莫因为生病而住进了医院，而自己跟着父亲飞去了美国。

王老吉想起那个中午，他想对朱莫说一句这么多年一直没机会开口说的话。那句话应该是这样的：“我送你回家吧。”也可能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也许是一句道歉，也许是一句肯定，也许两者都有，又或者什么都不是。

为了这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多年以后，当王老吉面对着在朋友的婚礼上跌倒又勇敢站起来的胖女生，眼神有点小复杂。

Chapter 1

3 卷心菜

“哎，你那个小学同学好像还挺帅的哦？”回家路上，小松鼠忍不住打探起来。

“你说的是哪一个？”

“还哪一个？就是那个一直看着你说话的！”

“哦，神童王尧吉啊？还行吧。”

“听他说，好像他单身呢。”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小松鼠学着朱莫的口气，“你不会对那个潘老板还念念不忘吧？我觉得你那个小学同学就很好！他今天一直盯着你看呢！”小松鼠对朱莫眨眨眼睛。

“神经病！”正说着，朱莫家方向的地铁来了，于是她赶紧跳上地铁，趁机摆脱小松鼠。

地铁上，朱莫的思绪渐渐平静下来。一晚上发现了两个自己曾经喜欢过的男生找到了另一半，朱莫真不知道应该为他们高兴，还是为自己伤心。

即便不再是“第一名”，某些领域里，朱莫还是很优秀的：她精通厨艺，学过一阵子画画，自认为拥有不凡的审美，练过一段时间的手风琴，会下多种棋类游戏，看过不计其数的书，甚至因为久胖成良医的缘故，对于中医也略知一二。

当一年一年的生日像台风一样猝不及防地逼近，这些骄傲变得渐渐可疑起来。随着一次一次生日蜡烛的点起吹灭，似乎三十岁已经守在不远处，迫不及待就要扑将过来。除了体重稳如磐石地增加，爱情并没有抛来橄榄枝，喜欢过的人如鲫过江，最后无非都成为别人的老公。

尽管如此，她只能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幸好，生活里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薯片、奶茶、牛肉干、肥皂剧、德国……

她想象着打开门，倒在床上，结束这忙乱烦扰的一天。然而，二十七周岁生日来临前的倒数第四天，并没有随着朱莫的返家而平庸地结束。当她打开门，一

屁股打算埋在沙发的半途当中，就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尖叫声，就像上了发条的闹钟一样。

“啊呀！！！！！！！！！”

朱莫被她吼得不轻，稳稳跌坐到沙发里面：“怎么啦？”

一声动物的哀嚎说明了一切。

“猫！猫！”卷心菜指着沙发。

朱莫从屁股下面把一只猫揪了出来：“和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把流浪猫带进来。房东知道，会连我也一起赶出去的！”

老天作证，好心的房东可从来都没有说过这句话！朱莫一边内疚，希望房东能够原谅自己，一边推开门，提着猫脖子熟练地将它扔了出去。

不知不觉，朱莫从父母家搬出来，独自一人租房，已经有好几个年头。工作虽然乏味，至少能承担她在市区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生活固然是被囚禁在了这租价不菲的十几平米里面，朱莫却很陶醉。每一餐美食都是自己宴请自己，每一份账单都是自己支付，每一件礼物都是自己挑选。还能挑剔什么呢？独立的现代女性。

没有养宠物，也坚持不再要室友。虽然有个人可以分摊一半的房租水电确实很诱惑，但是这意味着她将从此24小时不间断地戴着和颜悦色、善解人意的面具，甚至在泡澡的时候还要被人敲门问道：“你在干什么？”“你还要几分钟？”难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事情吗？

风平浪静后，当朱莫恢复一个人的小居室时，她悄悄问自己，真的不要养一只宠物吗？一条又高又帅的牧羊犬？一只小小的纯白色的猫？一只唠叨的鹦鹉？哪怕是一只关在笼子里面傻乎乎地骑小车的小白鼠！

其实，那些不时来这里避难的狐朋狗友，应该感谢被朱莫挡在外面的“室友”——她们才是最大的受惠者。永远有大堆大堆的美食来填补因爱生洞的心，永远有大包大包的纸巾来安慰哭得死去活来的小女人，永远永远有搔不到痒处却绝对仗义热心的女朋友来帮你把那个人骂得狗血淋头。

“你好——酷啊。”卷心菜眼睁睁地看着小猫被扔出去。

卷心菜是朱莫的学妹，两人因为社团活动，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不要说站在朱莫身边时，卷心菜是一个仙女，就算站在当时的班花系花身旁，卷心菜依然还是美得惊心动魄的。朱莫对卷心菜的美，则有一种慈母般的迷恋。

其实卷心菜的本名很好听，英文名更好听，但是没有有一个名字比学姐朱莫